

東軒題

予患足疾。南來懼濕。今夏暑雨尤甚。客邸偏。又如坐洲渚。遂病右股。訪屋於柳樹灣中。歷旬月而未獲。有高某某者。某人也。習於林君孟。可知其有閒居也。問之。孟可即以其新院一所。假予以居。他日又邀飲于園亭。觥杯既舉。花卉爛熳。薰風徐至。細雨初飛。時其姊夫鍾錦衣某。及蔣進士偕在。皆曰。此亭面東。而孟可且無別號。不可題乎。然予已半酣。愛景靜物。暢展美情。愜遂濡毫為四絕。并大書東軒字。厥後孟可頗諸痛。又以卷請予識之。予又不辭而筆之。上為之引。亦可觀吾之為客。而孟可之為主也。

題竹

此山陰世子蓬菴所寫之竹。內濱子以貽弟啓東者也。此可以見內濱友弟之心。而知啓東向道之志矣。他年杖節於時。而弘此義於天下後世。不在初氏乎。予於是題其端曰。清勁絕倫云。

文獻世家題辭

盱眙生呂松。持其祖有宋氏四公像。謁予。予薰沐捧觀。嘆曰。嘗讀史。知其行矣。未獲其心也。嘗論世。知其心矣。未覩其貌也。乃今親見其貌乎。文穆公寬而慈。文靖公肅而遠。正獻公端而厚。東萊先生明而直。其行與心。皆可想也。呂氏子孫。其



世濟其美哉。松疑予近藍田。恐同宗也。然予心行未能及四  
公安能為其後哉。乃書文獻世家。歸之於松。使知勉云。

題馬鞍山路

高安劉士毅之弟弘忠。以其地之馬鞍山路險。不便人行也。  
乃損貨募匠。平其怪石。削其怒厓。疏其隘壑。杠其皇澗。旬月  
之間。遂成坦途。自筠之洪者。雖冰雪霖雨。往來不違。士毅告  
予。而并以其冊來。涇野子曰。令弟之脩路。猶吾子之脩道也。  
夫人之於道也。為物欲所阻。習俗所礙者。豈啻怪石怒厓哉。  
子嘗遊太學。師事甘泉先生矣。萬里周行。今已駕輕車而就  
熟路乎。未邪。無獨羨令弟之脩馬鞍山。

穎溪詩冊題詞

華亭楊美之。常在京師。問詩于諸名卿大夫。盈帙矣。秋試後。  
持以展予。其言莊以麗。其書多道勁清新。可玩也。則謂之曰。  
何至是乎。美之曰。鏐常以為夫學也。求之一鄉不足。則求之  
一國。求之一國不足。則求之天下。斯詩也。內自翰苑。外至部  
曹。諸君子之志存焉。鏐為是蓄之耳。曰。古又不云。求之天下  
不足。又尚論古之人。子矣。不論其世者乎。論世則何若。曰。周  
公七月憂而勤。召伯甘棠仁而信。尹吉甫烝民。崧高。清而穆。  
家父節南山。讜而忠。召康公卷阿。志廣而有本。衛武公抑及  
賓之初筵。蓋而則。

日月經天之筆



養齋題辭

養齋者。休寧汪君之齋扁也。君名才。字德用。年十四五。即抗志立門戶。事其父母極孝敬。遇里悖逆子。則語之曰。不敬父母。天地罪人也。于是常布衣惡食。推恭兄弟。至造舟以濟人。買石以砌泥塗。捐已資而不吝。凡以厚其德而充其才云。一日謂其友曰。某不才寡德。故先君以才名我。宿大賓以德字我。予無能以貢先君。惟有養此才德。庶可以自獻耳。于是遂以養名齋云。養齋生三子。長威。應天學生。季敬。徽府學生。仲全。賈於姑蘇。乃遣威敬學於鷲峰東所。且語之曰。古人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予懼中才之未有也。思守先人之道。以養予之不中且才。今雖未能為賢父兄。然而欲汝三子者。求中才。未嘗不拳拳也。威也敬也。學宜時敏。勿謂有來日。吾不尚汝富貴。汝當以古聖賢自期。無貽予羞。全雖商。交際四方。當懋益信厚。即能如是。則予以養名齋者。不獨一身止矣。威等受命惟謹。他日威以告涇野子曰。伯重爾未讀頤乎。彖不云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故君子養其才德。以及天下。伯重其思養齋君之志。以踐形。惟肖乎。于是養齋聞之。益勅其子之勇。趨于道也。諸知養齋者。皆為詩以贊其志。謂伯重兄弟必能履斯言也。

介立題辭



介立者。少室以南之支山也。去汝上亦不甚近。林子曰。吾名時字懋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予深惡夫隨也。乃謂介立之山。獨近于予。遂取以自號焉。涇野子曰。易不云乎。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子以為斷可識矣。蓋言明生於定也。故心之不定者。得喪動於前。禍福變其操。知彰而不知微。知柔而不知剛。一身自以為榮。萬夫不以為望矣。故三公不能易柳下齊卿。不足以滯孟軻者。介也。昔者夫子大聖人也。學至三十方能立。今人謂立為細。開口輒言權。是故年未壯艾而習傾倚。歲已耄耋而學僵仆。皆生於輕立重權之弊也。是故泥途而有徒步。必其攀緣者也。不然。跬步不能前。中道而有跛足。必其篤疾者也。不然。千里必可到。故君子寧求立而未至。不可未立而先權也。林子行已近立。乃其志又欲守乎介焉。則他日雖不感知命之精。皆可學而志也。林子幸無謂介立之未效也。而有渝。

丹葵向日題辭

丹葵向日。為少司馬筠溪黃公題也。六月初。筠溪將北上。進萬壽賀表。以卷問予所作。曰。何以送我。是日荒階。葵花开爛。爛因題之。云云。且曰。當此之日。民情之休戚。軍士之苦樂。人材之忠邪。風俗之醇漓。紀綱之張弛。筠溪既已久覽。而飽知之矣。斯行也。上以告之。



朝廷下以告諸卿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真如此。葵之畢傾其心以向日，可也。或曰：江南之蝗蝻，河北之流離，亦為可告乎？曰：春秋記異而不記瑞，如必專取白鵲、瑞麥以告，則為有隱懷。曾此葵之不若也。臣子敬祝萬壽之本，豈其然哉？因賦葵花詩。

碧溪書屋題辭

碧溪書屋者，歐陽侍御之所建也。侍御在言責，以直道不行，隱居碧溪之上，年逾六十，猶口誦古人書，作賦題詩，落筆有神。其長子乾元嘗從予遊，以其冊請書焉，則謂之曰：先生專心古道，不同流俗，仕忠于國，處義於鄉，於斯道殆有得焉。

蓋將由此一泓之溪以達於海也。其所以身教乾元者，既已深遠，乾元可謂朝飲而暮啜者矣。豈但以為傍觀側想而已哉。

觀花春宴題辭

西津趙君構亭於都尉府之前，有牡丹數本，當春爛熳不凋。長安洛陽之盛，偶邀四峯鍾石諸公共賞，而予亦與焉。於是臨花對酌，開卷賦詩，大抵皆借時憐材，觀物懷古之意。知西津之志，非為花之富貴者也。

廢菴題辭

廢菴者，應天生謝應熊之父，天然君之別號也。天然君中歲



盲其目。自謂終不復有用於世矣。遂以廢名。聞君蚤通經史。孝於二親。倡作族譜。乃又臨財不苟。擇友而交。則固古篤行君子者矣。所謂盲其目而不盲其心。廢其身而不廢其行者。不殆若人乎。王貞立言瞽瞍由舜而不廢。應熊如痛天然。君之盲廢也。其所以為明且興者。當必有道矣。

涂水墓題辭

題辭曰。嗟惟我友。素履孔醇。始于心身。喜怒好惡。罔有不審。儀刑妻子。宜如琴瑟。至于兄弟。祇知自尤。乃臨物利。惟義是取。躬自甘陋。父母斯順。族戚咸睦。亦有鄉黨。齊口褒嘉。越既奄逝。道路感泣。凡厥有晉。咸稱涂水先生云。公自筮仕。據經

明法。有罹刑辟。開釋惟平。仁在甬東。忠在金陵。鄭楚之鎮。全陝之撫。活千萬人。既晉司馬。訂謀遠猷。感動

聖主。足戡禍亂。陰解冤抑。凡厥有位。皆歸重於兵部侍郎云。柝公之三十年前。謀道之友也。造公之里。信公之深。爰為蒼生。於公痛哭。投淚之餘。題其墓曰。兵部侍郎涂水先生寇公之墓。蓋雖據爵號以書。實本諸朝廷鄉黨之所鄭重者也。行路瞻言。百代作人。

觀大禹王書題辭

京兆郭公自微。以所藏大禹王石書。持示柝。拜手仰觀。恍若點雷喬皇。御以伯僑羨門。自天而降也。昔者伏羲觀鳥獸之



文以畫卦。故大過有飛鳥之象。大禹因治水之瑞以作範。故書有九龜之數。往予家食。遊涇渭洲渚。及灞漣之內。打起鷗鷺。觀其羽印蹄痕。皆成文字。因思聖賢之書。非苟作也。夫字心畫也。點畫形象列。而治道具矣。故其文玄者。其思必深。其思深者。其言必簡。其言簡者。其行必醇。其行醇者。發於事業。措諸政教。于四海沛然也。則夫文字。豈徒以奇僻為哉。沙門懷英。以禹作龜書。乃為龜鱉之狀。誤矣。有志治官察民者。宜以省覽於斯云。

### 日休亭題辭

日休亭者。盧生惟欽之齋扁也。惟欽嘗讀周書。愛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二語。遂以日休扁其齋。資顧諟。他日以告涇野子曰。屢接惟欽矣。似有心逸之態。內私重之。不知惟欽久從事於作德也。夫周書言德。則與偽對。猶大學以誠意為德也。大學之道。雖廣而誠意獨切。惟欽能先格致。以盡力於此。則雖他日治平不難矣。斯固周書之旨也。

### 九十壽康題辭

去秋予過定遠。今御史滇南唐子薦。方令於茲。遣義官錢達輩。送予至池荷驛。方為大書谷子薦而達跪乞一二字。并言其繼母陳氏在堂。九十強健。且篤敬貞慈。愛達無異於身所出也。予嘆曰。此雖汝母之賢。亦可以占達之孝矣。同遣遂益



言達平日孝行之實。予乃大書九十壽康四字。以昇之。今春達以其親眷張正郎崇禮來。請予重書于冊。予不能辭。因以告斯人于善詩者。

### 風木遐思題辭

定遠義官錢達。喪其父景影君。暨配蔣氏。將三十餘年矣。常泣語人曰。達治經未就。不能側縉紳大夫列。以光吾父母於地下。而吾父母之敦孝持敬。拯婚救急。嘗因大雪彌月。餓莩盈途。乃為粥分食鄉閭。全活甚衆。惟達不肖。無能繼述。追慕雖切。顯揚無由。誰其以明達之心哉。於是其縣大夫唐子薦聞而悲之。大書風木遐思。以褒嘉焉。他日達以其婿前刑部郎中張崇禮書。以問言。予覽之曰。達將以予為其繼母。書九十壽康不足也。而又有是請乎。夫君子傳天下及後世。豈必皆縉紳大夫哉。苟有誠孝之心者。布衣之賤。華圭之微。未嘗不與汗青並長也。達無徒遐思而已乎。

### 儉菴行樂題辭

儉菴行樂者。盛範卿思其父儉菴君不能忘。遂寫此圖。而身執書侍側。如生存日。可謂死事盡力者矣。且曰。父母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展卷觀像。而措力學之心。不能已矣。予曰。嗟乎。範卿之能為追遠也。夫子不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不在茲乎。範卿若恒



能手持斯卷。從事斯文。不舍晝夜。雖他日如曾子與之能顯其父替。不可到乎。

### 孟訓堂題辭

孟訓堂者。太學生談文通之所築。以事其母鄒夫人者也。鄒夫人生文通。食食能言。已訓之矣。比其長也。欲思齊世之賢哲。聞冉溪之胄。有二泉邵公。善為學者也。即法三遷之義。遣文通移居以就正焉。他日文通學有所得。曰。一貫不可亡吾母冉溪之遷也。遂作是堂以識母教。一時名公皆有詩篇以詠其事。而風諸無錫。文通既至南應貢。以展予而問言。涇野子曰。仰學孟母以訓文通者。鄒母之慈。必學孟子以報鄒母者。文通之孝。

### 靜樂得言題辭

靜樂黃日思。自太學以至既宮戶部。為母致政。縉紳大夫多有贈言。凡以贊其美而勉其不。比於學也。黃子輯編成帙矣。他日過問名。予謂當題之曰靜樂得言。蓋君子以行為本。而人之言。凡以助其行也。苟得人之言。誦之於口。惟之於心。驗之於身。毋忘其所已能。滋充其所未至。則孟子所云。是求有益於得者。將不在斯乎。若或受之。而少忽守之。而不堅擴之。而不能克實光大。以徒為交遊之榮。則於斯言也。雖得之。必失之矣。黃子於予。以道相勗者也。豈其然乎。



與郭希說南雍贈別題辭

韓成郭希說卒業南雍。適予講論語於太常南所。希說亦數與焉。既久。諸友見希說之語。默動靜。皆加敬愛。以為篤信力行。不同流俗之士也。而希說思親。欲以歸。諸友戀戀不能舍。聞師說。輩數十人。皆有詩也。予嘆曰。此固江南士風之厚。亦以見吾希說致行之美。夫希說持此不已其功。益求其所未至。豈惟今茲之悅親信友哉。雖他日以獲上下而成治功。亦有餘也。希悅勗哉。

林世藏 勅題

此闕中簿林克萬。於洪武十年間所得。

高皇帝制敕之詞翰也。其裔孫春澤保而藏之。予瞻玩焉。亦可想闕中之賢矣。夫闕中有是賢焉。至今百餘載不沒。使克大行其道以光乃先人。雖千萬載傳可也。

王氏族譜題辭

此譜為太學生王克孝之所纂也。考覈精詳而編次不詭。可以觀孝敬之心矣。克孝嘗從予遊。有志聖賢之學。致力明誠之地。其既歿也。予得見是譜焉。則其心雖以收族於天下。亦所願也。王氏子孫。可甚傑之。克孝即姪。日用臣舜臣。請予書數語於藁前。遂有此題。

登瀛圖題辭



此未樂二十八宿登瀛圖乃周文襄公之孫憲經允所藏者也夫

文皇初命大學士解縉所選進者二十八人文襄奮然以年少願學自舉

文皇嘉其有志增為二十九人夫二十九人自曾殿撰而下雖文學名重一時然而如

聖諭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者以文襄公為首其他如王公直李公時勉陳公敬宗亦庶幾焉若諸君子者雖或生年未雖位不崇然固必不論但可以比方文襄者亦鮮矣嗟乎微文襄之自舉則二十八人者不幾于負

聖心乎乃然後知科第之不足貴而道德文章之著惟有志者事竟成也

### 西渠墓碑題辭

題曰此安陽張西渠先生之墓其人明決如宋包拯讜論如唐陸贄識治如漢賈誼惠民如鄭子產好善如周樂克故河東祀其鹽澤廣平頌其刑書漢中被其水利使天假之年時與之位將天下之民安物阜不難也惜乎乃以陝西憲副而止豈獨先生之命哉則予所慨于斯民者多矣道過謁墓人亡松存洒淚臨流敬題斯石曰有明陝西憲副前監察御史西渠張先生之墓云



閻孺人七十壽詩題辭

孺人閻母。今年壽登七袞。其子進士。傳問諸才士。騷人。詩歌盈軸矣。又欲予有言。予聞古君子事繼母如母。以其尊同與父。孝子之心。不敢殊也。而况于嫡母乎。宜乎師說。總諸名詩。以上壽也。雖然。此在人也。非在已者也。此猶求諸言者也。非求諸行者也。然則求諸已與行。不在師說乎。師說能嘗求諸已與行。則其所以壽乎孺人者。豈啻數千歲而已乎。且師說不見。朴庵翁暨孺人命名之初意哉。

賞豐樂亭題辭

前歲乙未。予過高郵。鄧太守子華。方知川事。惠其地之衝要。送迎日夜不暇。以為罷與奔走。無補民瘼。不如求改大學一官。以與諸士子談說經史。為少安也。予謂之曰。一命之士。且能濟人。而况于五品大夫乎。且雖奔走迎送之間。無非益民勸士之所。予既去。子華乃一心于民。諭之如師。保撫之如嬰兒。已而四民樂業。士亦向學。既期年。蝗飛蔽天。江淮一帶州邑。卒罹其災。而高郵四境之內。蝗皆抱草赴水。而斃。連歲大熟。子華喜已政之有徵。而憶予往者之言。果非虛恢也。乃作豐樂亭。以與士民同樂。有昔醉翁亭之遺焉。今春予進賀表北上。再過高郵。滋聞其詳。且得觀子華自序。并諸歌謠之作。喜慰無已。曰。使子華往日獲改官太學。就如予為祭酒。



未必遽有益於士民如此也。經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者，果然乎哉？今子華乃歸美于予，諭解州畧，而不知予作布袍詩者，實其本根也。斯往也，衣此布袍，敝至素絲五緦而後已。阜此郵民，化至此，屋可封而後止。則子華他日晉參藩政，雖全省有蝗，亦可坐而除也。

金陵贈意題辭

南秋官錢子貴行，晉北刑部貴州司。其僚同年，率為詩歌，以發其莅刑明公，聲動銓曹。有此行也，貴行持謂予曰：諸君子，華多褒辭，衡願吾涇野子一規戒之。以資顧視耳。予嘆曰：諸君子，若言貴行為師，能得其民之情也。乃貴行自不滿假而

求規戒，豈非曾子所謂勿喜者乎？持是念而不渝，雖他日位至大司寇，又何加焉？夫士之於刑，得其情而喜之者，固非也。乃有不得民情而喜者，則謂之何，不得其情而喜者，固非也。乃有如得其情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徒勿喜焉，則又謂之何？然則貴行斯往，雖得其情，吾知不徒勿喜矣。或又曰：峻法以徼名，徇私以縱姦，殺人以媚人，茲三者，如得其情，則謂之何？曰：有一於此，豈惟勿喜，雖怒至壯，頰奮不顧官，可也。

鴿蟾雙悲題辭

胡孺道大噐，有孟兄大用者，號鴿庵。鴿庵既歿，孺道見鴿不忍看，如見大用也。有仲兄曰大周者，號蟾庵。蟾庵既歿，孺道



見蟾不忍聞。如見大周也。於是孺道之友數十人。知孺道之心者。華作詩以識其悲。而褒其能。弟也。夫孺道於其兄如此。則於其親可知。古人之遇石不踐者。當以若是乎。若孟子以孝弟歸堯舜。而克明推其極。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吾望孺道不止。使宗族鄉黨之稱而已可也。

蒲塘清隱題辭

蒲塘者。太學生戴冠之父別號也。蒲塘君行義好善。孚于鄉閭。爾乃不求聞達。隱處蒲塘。以自取其子冠。初從鄒東郭遊。已而從予於太學。予願拯病者。則速摘藥資。予嘗有宋四子抄釋。不能遍及多士。即倡其友十數人。校讐板刻。以傳辟雍諸生。當其志。若有能博施濟衆者。冠雖力不能。亦欲從其後也。然則蒲塘清隱之意。將無于冠而發之乎。所望拯病者。不但于顯明。雖寒微隱暗之人亦然。斯為仁。徒板傳其書。以資俊傑而已。或不能悉其詞義。以允迪之。亦非智也。智仁於冠。毋忽也。斯蒲塘之志乎。

有明山西參政西澗先生秦公墓碑題辭

嗟呼。此吾友西澗秦公之墓也。方風俗之下流也。智者罔愚。强者輒懦。富者食貧。貴者蔑賤。共疚于心。獨見于政。中宦不能剗其鋒。邊鎮不能折其翼。爾乃如矢斯發。如斧斯斲。鋤強挫暴。劇貪刈頑。畿輔頌其明。三晉安其公。然豺狼可問。而不



能遜奸僚之宥。貂璫可喻。而不能解撫按之羅。此固在外者之有時數。亦在已者之有義命也。君又何所究乎。君又何所究乎。

### 霄山題辭

霄山者。太學生汪子枋之父。膏庵處士之別號也。山在祁門縣北五里。巋然獨峙。上侵霄漢。故云霄山。處士以初號近于脂膏。非所以誨子孫也。乃改號霄山焉。山下有溪。遂名霄溪。其半翠微有澤。即旱不涸。曰霖塘。霖塘之左為飯牛塢。其右也為海龍洞。溪達面前。為自家灣。缺析館在山麓。其後則習靜齋。玩易窩也。乃又構屋受樓于塘灣之間。結不息亭于霄溪之游。使子枋日進脩其中焉。他日子枋來問其義。予曰。子枋而知處士之志乎。蓋欲爾盡絕外誘。壹志向上。如此山之挺立。可以干霄也。辟如種木者。若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藟蘿。纏繞不舍。幹亦屈偃矣。雖一直木。且不能及。况此霄山乎。子枋勗哉。其肯負處士之志乎。

### 題胡仲吉愛山辭

此愛山之什。予於五七年前。為胡孺道之兄仲吉所題者。當時因問。漫然書之。近見完冊。皆孺道為仲吉所求文詩。或于北雍。或于南都。遍訪名賢。積久而後成帙。則處心積慮。以致克恭之成者。固非一日耳。仲吉友于之厚。亦可見矣。吾知他



日並懋弟友之善。必至不知舞蹈如漢二難者也。斯已乎。

西溪送翁題辭

二泉邵公作西溪記。言錫邑之西有溪焉。受惠泉之流。納百瀆之注。作德聚澤。為流衍之地。而以導入海之勢。大其觀。以待後人。夫翁初訓子孫。期樹世望。今汝成蚤成進士。且篤志斯道。當必身為斯海也。北受挾右之入。南為朝宗之趨。使觀者難為水。以光大西溪之瀾也。不可乎。

覽西溪誌銘題辭

覽西溪逸翁志銘。乃鳳山秦公所撰者也。言翁尚論古人。必以司馬文正公為的。當翁之篤訓子孫。而其必于汝成者。蓋有在矣。汝成既舉進士矣。若他日行業政績。思齊君實。力不巳也。而又能過之。則豈非西溪含笑九原者乎。

九思誌銘題辭

邊寧波志九思先生云。有近仁之資。疾之革也。摩三兒之頂。曰。他日成立。無忘吾師。其師即寧波。寧波舉進士。就教職於寧波。不久視亡矣。夫九思先生未訣于其子者。几家事一不及。而惟以報師為言。當其人。豈非朝聞夕死者乎。然則汝成之所繼志述事者。雖如會參一羊棗。亦思其父。至聞一貫。以報先師可也。

明南坡處士柯君之墓碑陰題辭



此南坡處士柯君者長樂學生時偕之父也。處士名崧字伯峻。幼而聰敏。讀書卽成誦。至老不忘。年十六七。父母接逝。家貧不能成葬。奔走經營。垂十餘年。始克襄事于洪山東麓之壩。於是其父彥華母陳氏始宴窀穸矣。乃遂隱居行義於大嶼南坡之陽。朝出耕野田。夜歸讀古人書。或朗誦前賢詩篇。如陶潛諸什。自適其趣。其處比閭族黨。以正相信。而孝友脩身。庶幾有古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之風。於是時偕于其弟時亨。時顯。時益。並知向學。惟道義趨。甲乙之年。予講論語于鷺峯東所。時偕自長樂來。聚講數日。以其說告諸處士。喜曰。吾兒能有依歸。其成材為世用可幾也。夫學以立身行道。

揚名顯親為孝。豈在日用三牲哉。丙申之年十二月。旣望處士年已八十有五矣。乃夜召時偕暨諸子曰。吾已矣夫。吾素所願慕者。得涇野公數言。大書藏所。時偕可往求之。以表于墓。吾九原之下。瞑目矣。言已而逝。時偕哭踊痛絕。哀毀成瘠。時值年饑。親隣離散。匍匐靡救。勉力謁誠。遂携男僕四人。忍饑刻苦。水行數千里。時經三二月。冬抵南都。乞問墓表。予憐處士素志。憫時偕之積學。乃大出於碑面。又題辭于其陰云。

燕磯倡和詩題辭

予舊至鷺子磯。嘗有詩與記。今五七年矣。恒懷想也。偶辱春岡劉公見惠鷺磯倡和詩集。披閱再三。其景趣皆當時所稔。



覽而筆力未能到者也。諸詩之工可知矣。因識之。如予再一遊云。

贈君月崖先生墓表題辭

贈君月崖趙先生者。曲靖太守丹山子元默之考也。其墓在廣東順德縣之東。所配李宜人者。合塋焉。墓倚石巖之腹。有洞。洞顛一石。其立如麝身。其後如牛尾。其蹄如馬。而首如狼。首上一角巋立。婉然麟狀。但少声音。中黃鍾耳。觀者奇之。遂名其洞曰玉麟洞。夫洞石也。非麟也。麟殆其似之耳。若為人子孫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士。翔而後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犯陷窞。不離采芣。文章彬彬。乃真麟也。

也。故其詩曰。振振君子于嗟麟兮。洞後有池。曰天湖。夫湖都也。大陂也。洞而曰天。豈惟可以運銅舩而隱金牛。藏三山而收五渚哉。風可使分也。雨可使起也。其視芍陂笠澤。皆如沼沚之細矣。君子于此。以求行健于天。而自強不息者也。湖心構亭。亭外雜植松竹數萬株。者。惟松也。松東出岱。西挺嵩。高壽數千歲。或為青牛。或為伏龜。不惟可以長人之生。尤可以比人之德。其棲鸞繫馬。偃蓋飛節。不足道也。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竹也。翠實紫筠。繡皮綠葉。或鳴鳳而來鸞。或似柱而如松。蓋君子切磋琢磨之地也。達亭栽蓮畜魚。何也。蓮之為君子也。周茂叔說之詳矣。鶴鳴之詩曰。魚在



於淵或在於渚。言事雖散于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  
以為遠而忘之也。又曰魚在于渚。或在於淵。言事雖在于目  
前。而理則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然則丹山為月  
崖先生之墓。其所取意者。高遠哉。或曰丹山以為靜養。怡神  
之資。而子說之如此。不亦背乎。曰風木之地也。孝子覽物思  
親。無往非道。其為怡養。孰大焉。於是善鳴曰。安吾父母之心  
於九泉。揚吾父母之名于百世者。固有在於斯乎。

椿萱齊白頭題辭

此圖乃今太學生潘汝新請工所繪。以壽其父方塘司空公  
暨母呂氏淑人者也。夫方塘公外樹勲于國。呂淑人內施政

于家。雖白頭其常也。又何圖。雖然。夫子云。人子知父母之年  
則喜。懼恒存。而朱子遂謂其有愛日之誠也。汝新之圖。意在  
斯乎。信如是也。則汝新之立身行道。樂壽於白髮。顯名於後  
世者。亦在斯乎。

清慎箴題辭

此清慎箴者。前太學士文定公楊先生之所隸。出以自警者  
也。廬陵丘進士經不知得之何處。裝表成軸。請予題識。予披  
覽把玩。不能釋手。不獨愛其文辭之爾雅。而亦耽其字畫之  
奇古也。往予羈紲。讀書黌校時。已聞公及文貞文敏三楊先  
生之名矣。當其功勳。掀揭天地。而照耀古今者也。思求其學



而不可得。今見此箴。將非其一端乎。經也。無徒懸掛牆壁。以資賓友。嘆賞而已也。

### 秋雨重宴題辭

半窓子于八月十日宿常庵。諸同年。予以為必開宴百物園中。是日雨止。延於其第。比九月初。曲林至。半窓又宿宴焉。予以為此宴在園中無疑矣。然又雨甚。又止於其第。先是後齋四峯前川及予家之宴。多晴。且或值好月。獨半窓兩宴皆雨。遂自恨其諷日之未工也。已張燈。乃出卷委題。予曰。天之晴陰。豈有意哉。古人以作霖雨為歲大旱。何者。非天之教乎。遂題之曰。秋雨重宴。又以見人之窮。通顯晦。皆有定數。真可謂知天者道也。

### 懷中畏簡題辭

懷中畏簡為婺源潘汝霖滋題也。汝霖既中。應天戊子鄉舉。北赴會試。其父補齋先生作詩諭勉。叔氏方塘司空亦和其韻。汝霖皆置之懷中。比伯魚過庭而聞詩禮。元晦遵教而思佩。常者也。於是往返禮部。殆三四度。恒懷此簡而不忘。每一落第。輒憤惋於色。顧其簡曰。此何以荅吾父叔哉。鄭詩曰。豈不愛之。畏我父母。畏我諸兄。實獲我心乎。遂裝為小卷。於從弟汝新以問言。且曰。夫子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懷中之簡。亦是畏爾。涇野子曰。汝霖誤矣。言與行不相副乎。夫



子進士之得失遲速。此天命爾。汝因屢科不第。恐然負罪不寧。思畏懷中之簡。此豈畏天命者乎。夫大人聖言。皆天命所在。爾雖稱父叔之詩。不過發揮其蘊耳。既不知畏天命。又豈知畏大人聖言。且及懷中之懷簡耶。子誠欲畏天命。必先自畏大人聖言。始於畏大人焉。則行必與大人合體。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始於畏聖言。則聖言合文。聖言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子誠為是。且畏也。真如伯魚之守詩書。庶其可以言。可以立矣。孔子有不悅者乎。真如元晦之崇正學。以明道。繼往聖。

跋

一舫齋跋

開來學矣。素齋有不悅者乎。將補齋之所謂建忠效主。方塘所謂禮樂文章。恐不止以一第望汝霖。而汝霖誤畏之也。不然是趙無恤袖中之簡耳。

此一舫齋者。歛人若溪王先生之齋扁也。賦若詩者。美一舫齋也。世有七居。惟君子為能選焉。好高者巢居。好下者穴居。好山者岩居。好水者舟居。好功名者朝居。好利者市井居。好德者天下之廣居。居一舫齋者。好水居。遨遊天壤。托興湖海之上。不知彼之浮沉以終。而世其亦古之風邪。



志悅錄跋

開化方子豪志悅錄成以示呂子。呂子曰：父母兒子之情，人皆有之。婦女以能布帛絮縵，木親悅；農以能菽粟食親悅；商賈以能貨足親悅。貴者以能官榮華，其親悅；方子志其言辭，能以文辭其親悅。方子曰：豪之敬親以悅也，視他悅過遠矣。呂子曰：古之人以能不沒其親悅。

雙節集跋

呂子曰：吾觀於節集而嘆祝氏劉氏之難能也。年三十二而守節焉，豈惟可以教婦人哉？生為丈夫，事親而有背子，定交而有怨友，事君而有渝節之臣，曾祝劉氏之不若也。雙節集行，可以風四方矣。弋陽鄭人，不得而私之也。

使覽圖跋

古人覽山思登高，覽水思利涉，覽宮闕思敷文德，覽邊塞思奮武衛。呂九川近臣也，有事三邊，圖其狀以供覽，其忠勇可知。如僕者，左足艱履，終身何以覩是圖，有慨嘆悵望而已。

汝帖跋

汝帖不若絳帖之爾，真也。書入木石，卽失厥初，詎惟汝帖哉？世遠筆湮，以跡摸臨，得三遺七，取形去神者，皆汝帖也。夫畫存意尚可攷，跡在世亦可辨，故三代之書，聖世之書也；其文典兩漢之書，治世之書也；其文樸秦始淪古，變國之書也；其



文奇。魏始通元。苟國之書也。其文淺。晉宋齊梁陳隋之書。亂國之書也。其文冶。而滑。魏周諸胡之書。盜國之書也。其文麤。而厲。庾袁矣。其文淫。于晉。宋虛矣。其文蕪。于魏。

跋郝中牟德政遺音册

正德辛未。涇野子卧病。讀郝中牟君德政遺音。為之出涕。門人曰。讀詩而涕。何君。涇野子曰。中牟君距今纔千餘年。而往者如此也。今也。元惡雖剪。諂風未熄。海內諸司。猶多稽尅。令此細民。背仁干憲。盜賊四起。生靈塗炭。安得起中牟君九原之下。式是諸司邪。不可得。不可得。門人亦為之出涕。

跋漢陂子省親卷詩

觀王子省親卷詩。其諸公有予所及見者。有所未及見者。今其人半已凋謝。而詩中英豪之氣。博大之材。猶宛在耳目。然尚未聞有所試焉。則君子可以不及時有為哉。

跋周中丞子庚北行倡和卷

觀周中丞子庚為大僕時。出關之卷。有壯邊之謨。有保邦之志。不徒詩也。然中丞今且巡撫于延綏。延綏要害。甚於居庸。行當見其實踐斯詩矣。

跋顏魯公墨蹟

此大司徒石樓先生所藏顏魯公之墨蹟也。諸名公跋頌悉矣。然魯公其言似榮而實痛。其志欲蓋而彌彰。嗚呼。使魯公



早用於時。豈止免此祭一伯父辭哉。觀者若於其作字。直婉信筆中求之。亦可以得其抱經綸之志云。

雲樹馳情跋

燕人杜光嗣承緒初從予遊。即言大同人張子醇進士之節行非常也。及觀雲樹馳情詩。而子醇又極言光嗣敦好古道。十三為祖母疾。割股以養。於戲古之所謂直諒多聞益友者。則子醇其人也。仇王松時。幾近過解。王松蓋晉之哲人也。乃光嗣板戀不舍。則子醇言豈誣乎。於戲光嗣必不孤子醇矣。此卷可十襲哉也。

跋空同子詩卷

觀空同子與王溪子諸詩。有蘇武李陵之志。有建安七子之質。有二陸三謝之藻。今之作者。鮮見其比。雖使子美太白若在。與之並馳齊驅。未知誰其後先也。然予獨惜夫民病而俗頹。憂世而樂學者寡。竊或聞一二焉。而質愚力薄。不克有往。則又未嘗不興心於斯人也。向接空同子之貌如玉。其言如春。當其俊邁。雖顏孟可往而肩也。乃其為詩。至與七子二陸三謝並無異。何耶。

跋管仲姬墨竹趙子昂小簡

此跋更可想見李空同詩骨矣。豈許徒學者問津錢枚齋吳梅村後輩儼耳。

往嘗見管仲姬入宮。為元皇后寫竹。幾七八十種。清神幽思。隨處發見。曲盡變態。幻若化工。後有跋語。亦管自作。辭染俱



妙其道勁處。如寫竹然。蓋子昂所不能及也。今邱氏在竹將無亦類乎。若子昂之書。獲覽亦廣。然多斌媚態。蓋嘗評其劣於管之竹也。此數簡却有自在意。當是老年後所作乎。夫子昂宋宗室也。仕元以書翰重於其君。而其內子之冊者。亦為元后所軫嘉如此。則古之所謂刑于寡妻者。亦似若人乎。

跋甘泉先生書白沙公語

右甘泉先生書白沙先生數語。蓋見道之言也。夫其曰道有可以言傳與否者。以人言也。有由積累而至與否者。以學論也。人品有上下。故於賜則欲無言。於回則言之終日。若認道不可以言傳。則異矣。人學有生困。故羲黃為生知。堯舜已兢。

業。若認學不由於積累。則誤矣。是故志學耳順。積五級而後得辭。不可已。舉六經而始備。故曾子即禮而問乎諸疑。顏氏竭才以事於四勿。觀是書與言。自有當求之意表。不可泥之辭中。柎甘泉先生之門生也。因掌科之問。遂注釋其後。以歸方氏。

跋南山之作卷

此大中丞惕菴張公為御史時。壽其父巽齋翁。索吾友康子德涵及柎之作也。距今幾二十年矣。柎改官南京。公使人索用圖識。展卷而觀其書。皆非柎及康子之親筆。蓋一時門下士錄上者也。乃公為親意重。不以真偽粹也。猶裝卷存之。柎



惟人皆知公之勲績在天下。風紀在百僚。忠貞在朝廷。仁厚在鄉黨。抑豈知本於公之事親誠篤淵穆如此耶。遂倣康子書。謄序於前。自書柎之舊作於後。方用圖識。蓋欲以真對公耳。既而公又命題跋于首尾。又有以見公追慕之實而不敢辭也。

跋顧東橋華至携友玩月圖

此東橋子與諸名士玩月上方之作也。東橋子將有繼日之思。待旦之行。故玩此月不舍耳。乃隱而不居。托懷於李札言。將將孔明之比。管樂者邪。不然。袁氏文氏王氏。皆東橋之後進。姑蘇一時之彥也。携而偕之。容光必照之前。亦無不可。顧獨以對酒浩歌為意。氣邪。雖然。空山靜夜。光徹四極。而乃黃土吳越。烟虹林壑。斯其懷亦壯哉。使更有所往焉。晉宋齊梁風斯下矣。

勒大科書院訓規跋

大科書院訓規。甘泉先生為編脩時。隱居西樵。訓門人之規也。嘉靖改元。先生被徵至京。以柎乃禮闈所取門下士也。出示柎。柎受而讀之。甚愛焉。謂其可以醒昏定譟。仁殘柔暴。比於西銘。定性書。無愧也。乃又從陳謨求得數十本。布散北方。願學之士。北方願學之士。各誦習而尊信焉。比柎改官南署。先生方以大司成進。少宰從遊者日益衆。暇嘗詢及一二



友朋乃尚有未知此訓規者。於是言於陸評事伯載。周紀善道通二君讀之。亦深以為可服行也。他日伯載及部寺數君子道通及監庠諸士子皆受學於先生。一時志士翕然景從。來去接續幾數百人。而周乎先李希孟。至不赴會試以卒業。是時先生借第於史恭甫之家。恭甫見學者之滋衆也。而屋西適有一泉湧出。乃即為闢新泉精舍以處。然而先生日所開發。率不出此訓規。而又主乎忠信。以示造至誠之方。而訓規於是乎大行矣。諸君以不便抄閱也。請柙書諸石。置精舍壁間。然柙願諸君誦而必察。無文字言語視之也。

跋遊天台卷





涵濱黃仲通有遊天台卷。為台人周世瞻所畫。曲盡天台之勝。他日仲通持以示予。曰：此中足跡。目力所到。愛戀不能舍者也。予其教我以遊乎？予曰：仲通肯從予西遊終南。惇物乎？此地伊呂周召之跡。尚存不歿。涉涇渭而畢見。登臺峩而可覩。松赤不足捫。芝紫不足采。委蛇窈窕之樂。皆可求而得也。仲通又肯從予東遊太山乎？論孟庸學之舊。尚著未湮。挾鳧擘以連脉。傍洙泗以通靈。眇漢禪而不視。輕唐封以忘言。翠微崑嶽之處。皆可求而到也。是時靜菴周道通亦在座。笑曰：仲通其無失相許之言乎？既而曰：其挾以同往。無遺我乎？於是三人者。皆欲撰杖履。裝書劍。飄然以遊。不俟裹糧者矣。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跋愚逸素履卷

此卷乃東橋公在天台時。台中諸賢為其父愚逸翁作世。精實不詭。於翁孝友任慈之風。溢然具矣。而東橋之道學文章。偉焉一時者。不自此乎。知東橋者。此卷不可以莫之讀也。

跋大科書院訓規

右甘泉先生大科訓規數十條。南都諸君子。欲勒置新泉精舍。柙已手書而跋之。告之以力行。無以文字視之矣。乃葛子東又摹印翻勒。置諸揚州之甘泉行窩。則柙又豈有二言哉。

寓思圖跋

安福之汶源王氏。有兄弟四人焉。表也。袞也。履也。葬其

父欽逸軒。暨配劉氏于茆嶺。既久。思不忘。乃圖其塋墓之形。商于汴者。携之汴。醫于吳者。携之吳。他日袞授其冊於其子邑學生仰。仰字孔喬。然而猶夫是思也。學於陽明。携之陽明。學於甘泉。携之甘泉。學於東郭鄒氏。携之東郭鄒氏。予於東郭鄒氏見也。皆碩人名流之贊也。乃謂之曰。夫此寓思。孝子順孫之志也。雖然。孔喬與其思塋墓。不若思形容。與其思形容。不若思心志。與其思心志。不若思其所以遺於我者。而光大之也。苟思其遺於我者。而光大之也。則凡寓形宇內者。皆可思之。使不忘矣。固非學者之志哉。不如是。則雖日遊三先生之門。不成其為寓思也。故曰。君子先惕思而後寓思。



野塘集跋

右諸文詩數十首。皆一時名卿材大夫。為野塘先生劉公作也。先生棄官而不再謀。求志而無外願。日耕釣於野塘之處。曰吾道足矣。而人皆莫之知也。比其子侍御濟伯既顯而後。野塘名於天下。昔者夫子之於禮樂。寧從野而不恤。蓋野之不從。則凡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者。皆由是出也。然則先生以是自號者。其志遐乎。宜諸君子究其本。歸其美味。歌而鋪揚之也。

跋鳳溪張尹卷

此鳳溪張尹者。乃少司空小泉林公之友。大鴻臚四峯張公

之師也。二公素不阿其所好。乃小泉稱尹以風流。一代誇人。豪四峯稱尹以天地萬物為襟期。然予未識鳳溪。面標二公言。則鳳溪縱未至此。其亦一時之高士乎。第其人不可追。則謂其子伊。其善繼述之哉。豈惟不忘爾。鳳溪翁於九泉。二公之作。亦於是乎可不沒也。

南軒薛仁和傳跋

此蒲人薛南軒之傳也。僉憲丹陽殷君文濟所著也。殷君嘗為蒲大夫。知南軒以廉而黜。其子性以孝而廢。乃作傳與論以惜之。夫既謂廉能希伯夷。雖黜不黜。既謂孝能過漢緹。雖廢不廢。然南軒已往矣。立身行道。斬絕游衍。不以一節之



孝自足。而盡顯揚之實。使南軒傳之千載而不死者。則又在於性乎爾。斯其為孝廉也。不又遠哉。

黃雪洲哀輓跋

此少司馬雪洲先生既歿之後。諸名卿賢大夫。思慕其為人。作為詩以挽之者也。嗟乎先生。自其爾廉之亡也。世鮮冰檠矣。自其爾公之亡也。世鮮衡鏡矣。自其爾直之亡也。世鮮繩矣。挽之者。固歆起之于九原之下。而著之乎四方之遠也。雖然。挽之以言。不若挽之以行之為切也。挽之以他人。不若挽之以子孫之為近也。日思親受庭訓。至有今日。若又能敦益公直與廉。暢于四肢。發於事業。經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揚名于後世者。斯其為所挽之切近也。况日思奮志向上。壹心好善。又非安于小成者乎。宜其不以他人之言為自己也。

巡歷邊關詩跋

予素不職兵。亦未嘗經閱塞徼。第聞人有探兵本。曉兵機者。則知其為善。喜愛不已也。即者大同之事。以國家全盛之兵。圍孤城。伐叛卒。反至戕官軍。耗公帑。殆千萬計。久而後就定。然猶為一二兇首所脅。則豈其力之不足哉。無亦當事者有遺計乎。偶獲約菴中丞巡邊諸詩。則嘆曰。世固當有此耳。夫寡能敵眾。邪能勝正。死能敗生。下能干上。此實勢之反常者。



也。然而間有至是者。彼固有以蹶其本而斲其機矣。誠使在此者有所先見焉。于以制彼。豈不如徙薪拉朽哉。古之君子所以尊俎折衝。談笑却敵。固非以兵為玩。臨事而不懼者也。昔約菴之在宣府也。偶一二黠卒。欲犯總制。頃刻亂者百千聚。約菴方病卧。起以數言罵諭。彼皆披靡自潰。諸詩之旨。固多此意乎。然後知古之名將。伐謀為上也。雖然。事發能識其機。猶不如先見以寢者之為愈耳。若乃事且垂成。又于其機不察。而處之未當。此唐室藩鎮之流害。職其事者。又寧肯踵襲之邪。或曰。聲罪則起。變窮惡則傷善。對曰。事有遺奸。法有隱禍。譬諸瘡癰。根株不拔。毒及四體。古之征虜伐菴者。豈其

道背左乎。斯予於約菴之詩。深有感焉。亦歆因以贊諸障邊者也。

### 韓忠定公遺墨二跋

此忠定公之墨跡。其子大參君於五十年後。得之於湖南者也。夫公於微吟短咏之間。皆愛君憂國之意。則其他當大節。摧巨姦。多難者。可知矣。夫大參於片言隻字之細。有手袖目接之敬。則其他承家學。繼前志。述往行者。可知矣。為人臣者。觀此可以作忠。為人子者。觀此可以作孝。韓氏子孫。雖於五十年後。存此可也。

### 其二



正德壬申冬予赴京過謁忠定公公誘掖獎進如恐不及因賦詩請教公賜和數篇後猶廣前韻以寄大抵皆尊主庇民之至情也今觀其子大叅君所收遇真宮之作則公之此情雖於仙觀佛院之地未嘗忘也宜其公清修忠亮勁風孤節如太山北斗為世所共稱仰云韓氏子孫毋止以一詩視也

終慕集跋

此終慕集詩若賦者皆賢士大夫憐程君世大之志而為之者也世大之母亡也以為無所恃矣思之如見作見萱卷及其父之沒也以為無所怙矣日滄不能已作泣椿卷是集也其於世大悲號隱惻之狀皆具之矣於是休寧人稱世大之

孝當於古人中求之可也他日世大寓集於其友陳時講陳時講曰世大年七十猶且慕親不忘則終身之慕其庶幾乎遂名其集曰終慕世大之子爵從予遊持以展予覽而嘆曰世人之于父母生多不能養歿多不能思焉有七十慕親如此君者乎當其慕雖未若舜之大然而其志亦可悲已雖謂舜之徒也不可乎

穎水別立忘跋

此吾友羨陵子王先生留別戈揮使之卷也羨陵子自文選郎中謫貳壽州淹屈屯蹇舊與交遊者大半改視而易待矣乃揮使素不相識之人也周旋親炙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及



漢陵子樹冠西歸。流冠換路者半年。而揮使月身聞之。日僅  
候之。相與之厚。眷隆不衰。是其真情雅意。又尤為難得。古人  
云。一賤一貴。乃知交態。則若揮使。豈惟今日之所少見者哉。  
此卷存。可以敦薄俗矣。凡揮使他日功名之盛。亦可據為張  
本也。

洛原詩跋

此洛原白貞夫所得諸名公之詩。以誦洛原者也。夫貞夫本  
常州武進人。顧其先世出于洛陽。乃遂以洛原自號。其水木  
本源之心。未嘗一日忘洛陽也。去年以公使之便。遂渡黃河。  
陟印山。歷覽灑澗伊川入洛之處。以尋先世之蹟。慨然久之。

遂西至于周漢之地。訪于康德。涵王敬夫諸詩伯。而後返。當  
是時。予偶遇於彭鹿。謬贈一二篇焉。比貞夫過江。猶走書以  
問。則謂之曰。昔季札亦今常州人也。嘗至魯觀樂。品題豳南  
風雅之詩。咸當六義。不詭於舊。至今千百年。以為名言。若予  
輩之作。固無龜南風雅之窾。而貞夫則固有季子之志矣。不  
知其品題又何如也。審若是。則貞夫之所謂洛原者。而豈徒  
哉。不然。若止以遊覽世業之詩。則又豈吾輩與貞夫相遇之  
誼乎。

林氏世藏圖跋

右文昭林公少穎於宋紹興間。所得勅辭。其子孫寶藏相傳。



至今刑部正印德敷則十數世孫也。裝潢成卷以示於予。蓋自秘書省正字。以至為福建參議。其詞翰皆在也。夫文昭嘗論安石三經之非。罪浮王何。又因金人南侵。作書詆當路言。元和畏戰之弊。風節凜凜。至今猶有生氣。誠有宋之名儒也。然考其師友淵源。初受學於紫薇舍人呂本中。其後東萊呂祖謙。又受學於少穎焉。雖晦菴朱子亦聞少穎之風。而興起者也。然則少穎入朝之節。豈偶然哉。嗚呼。使紫薇不至閩。少穎或無此學。使少穎早至洛陽。以見二程。又或南至道州。以見濂溪。西至關陝。以見橫渠。則其造詣所成。當又不止此也。然則德敷今日續戎而光大之者。雖東至泰山。以訪孔顏。可也。不然。則所藏詞卷。亦與書肆集本等耳。

澤存堂跋

澤存堂者。宋信國公文文山之七世孫。武寧州同知蔚林欽所構。以奉文山遺像。并身係朝廷。與母舅書畫墨蹟。及上巳詩篇者也。是時師尹吳公已題古風於後。而學士解先生縉紳亦已跋之矣。蓋言文山雖沒于宋。而其澤至明興猶存也。豈意武寧之後。子孫蕃衍碩大。如今舉人桂仲芳時。澤益存而盛乎。仲芳於嘉靖乙未。嘗從予遊。而予方赴太學之任。仲芳同諸友。渡江送予。經江浦六合。至揚州。暇敘先世文山事。未嘗不慘然長憶也。今年赴春試。自廣東浙江道來。至儀真。又



復遡江持文山遺像并澤存卷以謁予且請跋焉予嘆曰不  
有文山仲芳奚始不有仲芳文山奚傳且書藁之意言念舅  
氏如母存焉夫當幽囚顛沛之際杖淚未訣之時而其言惟  
及於此則其姻茅可謂至矣宜其刀鋸在前含笑入地犬豕  
胡元為宋一代忠臣照耀古今者也傳謂孝者所以事君也  
豈虛語哉且文山當宋室危亂之秋以秉節不朽仲芳當大  
明隆盛之日求仁不讓則文山之澤豈但存焉而已雖千百  
世光有餘也

策問

試雲槐精舍諸士

問史言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言相配也成康之時頌聲大作  
文帝於禮樂則未遑景又何足言也相配而言不亦過乎當  
文帝之時其臣猶黃老重吏雖有賈誼治安之策亦未盡用  
絳灌之徒且疾焉其視成康時畢召君陳之輩何如也說者  
謂有是君則有是臣漢君臣如此而史氏之言果溢美乎抑  
別有其說耶

問今日諸子相聚其所願學者安存而其所以學之也安之  
昔人有見師之後三年不讀書者有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  
看者然則其所為者安居夫讀書今謂之學亦有讀其書而  
不知學者徃徃是也其故安出果爾則將廢其書而為其學



乎。書亦不可廢也。將讀其書而廢其學乎。此尤不可也。必其不失讀之之法。而有以得乎為學之道。其究安在。

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古之是言也。昔者宋太祖欲解藩鎮之權。使文臣知州。朝官知縣。轉運使通判管財賦。茲四官者。今並有之。豈亦為解藩鎮之權邪。宋太祖又懲藩鎮之弊。精禁旅之選。制兵樣之募。立更戍之法。茲數事者。今並無之。將不懲藩鎮之弊邪。今天下以藩為職者。曰王府。曰布政司。以鎮為權者。曰總兵。曰太監。府是豈州縣判運者能解其權乎。而禁旅兵樣更戍之不嚴者。又果無弊矣。審若是。民貧困而文莫能恤。虜跳梁而武莫能抗。則用文同宋亦無補。而用武異宋亦無益。無亦宋之法不可行于後世。而政體不一。又別有其說耶。

問夫子常稱顏子好學。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獨顏子矣。故後之大儒。不曰顏子發聖人之蘊。則曰學聖人自顏子始。夫如顏子之可學也。聰明莫如程伯子。何以十四學聖人。老而未及顏閔。如其不可學也。則年未不惑。如牛醫兒者。時人已目為顏子之二說。奚據乎。且牛醫子之如顏子矣。在而程子之不及顏閔。又何指乎。必欲學顏子也。又將何自而入乎。願盡言之。以為共學之助。

問三代而下。稱輔相之賢者。在漢曰蕭曹丙魏。在唐曰房杜。



姚宋在宋曰韓范富歐當其世豈無出其右者矣十二子為獨顯乎。如果絕代之雄也。其相業不及夏之益靡商之伊傅。周之且奭萬一則又何以獨稱邪。然後世有為前六子之學者。人不曰泥則曰腐。有為十二子之學者。人不曰財則曰通。此其稱又何據也。夫士之讀書將以修身而論世。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問養民莫如財。衛民莫如兵。故民窮則盜起。兵弱則寇侵。今天下之財。自田畝額稅之外。水驛有舟。陸驛有馬。郡縣里甲。遞運有牛。驢丁有徭。門有雜。食鹽有鈔。商賈各以其貨有稅。胥吏各以其科有金。然而無名之征。不時之誅。蝟然而箕歛。

者。又無紀也。至一遇軍國之需。猶告乏而不能濟者。其故安出。彼古之貢助通行之時。曾有是乎。今天下之兵。自錦衣禁旅之外。師有團營。直隸有班軍。王府有護衛。郡縣有民壯。弓手。呢隘。有守禦。關寨有巡檢。鎮邊有衛所。閑之已周矣。然在內三法司之編。克在外察院按察司之發遣。紛然而尺籍者。又無限也。至一遇風塵之警。猶缺伍而不能捍者。其咎安在。彼古之兵農為一之時。曾有是乎。是皆時務之急。諸生不可以莫之講也。

試東林書屋諸士

問仁道雖大學者不學此。則終身無成。故張橫渠以為頑作。



銘以訂之。然自夫子之言觀之。仁又何難也。夫陳湏無闕。穀於菟清忠無比。而不得為仁。已可疑矣。彼子路冉有公西赤。皆高弟子也。亦不為仁。何歟。此數子在政事之間。猶可諉也。德行如仲弓。乃亦不知其仁。則仁又在德行之外乎。而敬簡之學。山川之不舍。又安存邪。仲弓之上有顏子。夫子生則稱其好學。死則為之慟哭。乃止許以三月之仁。下此三千之徒。不亦阻其進乎。彼管仲者。伯大夫也。夫子常鄙其器小。不儉不知禮矣。雖曾西亦耻為之。夫子乃曰如其仁如其仁。則固以為人莫之及也。曾西且勿論。顏子者。亦在管仲之下乎。至若樊遲之粗鄙。司馬牛之多口。弟子之下品耳。亦隨問而告之。斯又若甚易者。此其說何也。夫以夫子說仁。且不一如此。無恠乎後儒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紛紛然訖無定說也。夫學聖人。莫如讀論語。讀論語莫先講仁。願詳其說以觀進仁之方。

問古人之行有不同。後人之見不免於疑。奉檄喜動顏色。視印綬加身。輒推不受者。何貪乎。三顧始輔漢室。視杖策追至鄴。以求功名者。何傲乎。一門爭死。乃有孤身轉客以逃生者。其死何辜。詣獄求死。乃有因樹為屋以避亂者。其生何幸。均在雲中。庶范李牧孰優。同出西城。班超趙克國孰賢。曹褒之禮果可以當后夔之樂邪。班固之書果可以同馬遷之史邪。臧



竈增竈。皆成其功。何歟。無書抵政府。三上宰相書。皆成其名。何歟。三年不讀書。與三年不窺園者。有別乎。耻不與黨人。與平原自無黨者。有異乎。之數子。皆當代之英也。請詳言之。并究其優劣。

問經傳類儒者而明道義。以賢者而一。夫道器有上下。舊矣。而有謂器即道。道即器者。將易傳非歟。性氣有精粗。似矣。而有謂性即氣。氣即性者。惟孟軻非歟。其徒習忘以養生。其師以為大害于道。然又自言不若內外之兩忘者。何邪。昔人用誠以養心。後人以為元不識誠。然又自言纔立誠。便有可居之業者。何邪。博愛之謂仁。與德愛曰仁。若相似也。何軼去取。

乎。一日三省身。與一日三點檢。若相同也。何即為是非乎。心跡之判。有尊之者。有斥之者。豈朋友之道異邪。性惡之論。有詆之者。有和之者。豈弟兄之見殊邪。太極先天二圖。或謂規模義理。互有不如。或謂若合符節。初無二致。今抑將誰從之。訂頑一銘。或謂言體而不及用。或謂理一而分殊。今抑將誰是之。說春秋者。以一字之褒貶。亦有言無許多義例者。然則必將為朝報之斷爛者而後可乎。傳周易者。以四道為根抵。亦有言本為卜筮作者。然則必將如童問之致疑者而後然乎。詩書二序。誠有可議。必盡去之。而任己意。安知數千載前之言。皆可疑也。禮樂二經。誠為殘缺。必盡類之。而為通解。安



知數千載下之事。乃可附也。是皆名世大儒之迹。以續孔聖之傳者。願諸士子詳陳之。以觀不惑于道也。

問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司命在將。蓋今日之急務也。然古之論將者多矣。有告其君以五材十過者。有告其主以五權六術三至者。亦可相符歟。五德以智為先。而五慎以理為首。其意奚存。五智以身為用。而五枝以器為重。其旨惡在。曲直方圓銳之五陣。其來舊矣。祖而用之。固無不可。乃復約而為三陣。何邪。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運術。握竒虎翼折衝之八陣。其筭精矣。宗而行之。亦罔不宜。乃復變為六花。何邪。謂陣可用也。廢陣而惟將士相識者。何以屢獲睢陽之捷。謂陣不可用也。

也。望旗而知其亂。可擊者。何以遂奏長勺之功。七國畏之。如神。而軍中夜驚。豈其布令之嚴乎。西賊畏之心寒。而好水之敗。豈其知人之智乎。夫出竒應變。雖存乎人。而置事揆策。不越乎理。諸子固勿辭以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試解梁諸士

問為學貴以明善誠身。臨下貴於聰明睿智。而孔門高弟。莫如顏魯二子。乃皆以愚魯稱。何邪。謂愚魯是也。則高柴之愚。夫子語之。使自勵。王陵之慙。漢帝助之以陳平。謂愚魯非也。則甯俞之愚。夫子以為不可及。尹焞之魯。程子以為終身有守之二說。奚據乎。唐柳宗元號能文。至以愚名其居。元許平



仲號大儒。至以魯名其齋。則愚魯又在所取乎。請究其義。并評數子之優劣。

間設科取士。以為民也。求賢立科。以輔世也。然漢立策科。不  
免得布被之詐。唐立詩賦科。以矯漢。不免得口密腹劍之姦。  
宋立經義科。以矯唐。豈知主司者。又欲自行其新經。而面垢  
不洗衣垢不濯。以欺人乎。則其所拔進。以亂天下後世者。又  
何可堪耶。若是。則賢良孝廉之科。可復也。然與父分居而行。  
濁如泥之謠。當時已有之。若是。則博學宏辭科。亦可開矣。然  
讀五車者。不免被弑逆之惡。而遇敵誦經者。不免遺武人之  
誦。則亦必何如而後可耶。及後建炎初。詩賦經義並立。其得

失又何如耶。且國朝立科。似兼前代。不知其得人。比前諸代。  
又何如耶。請究論之。以觀置身之處。

問持已莫如公。馭下莫如明。有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者。可謂  
公矣。然欲托邑于於右扶風。至於終日不敢言。將亦私乎。有  
為京尹。號稱能察者。可謂明矣。然為受賂吏所賣。至減春杖  
於臂杖。將亦暗乎。若是。則謂只不起。十起。便是私者。亦廷尉  
之同乎。而發姦摘伏。如神者。乃又不能自保。將又類於京尹  
乎。數子皆賢能吏。槩以聖賢公明之道。亦有過乎。

試河東書院諸士

問大學一也。何以有古本。程本。重定本之說。將補之者。果有



試山西士子

問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以禮刑一物也。然所制之禮。有禮制定。式定制矣。乃復有

大明集禮。不又使人生今而反古邪。彼說夏禮殷禮。與夫降典者。亦若是乎。所行之法。有令有律。有榜文禁例矣。乃復有大誥減等。不又使人取彼而與此邪。彼著法經章程。與夫棊彘者。亦若是乎。夫集禮遵用既久。而朱氏家禮亦已頒行。祖訓序。又曰。俗儒多是古非今。何耶。若是則今

宗廟郊社宴享。法多變古。將自有制度邪。抑宋儒言周禮未成之書意邪。况大誥為法不同。而問刑條例亦已踵行。

祖訓序。又曰。姦吏常舞文弄法。何邪。若是則今雜犯誤殺諸科。例多收贖。將仰師欽恤邪。抑漢臣言呂刑。富者幸免。意邪。夫繁文縟節。盡行革削。而祀享 朝覲。確有定體。不移黥刺。刑削後不許用。而內難既靖。刑又過之。是皆主司者之疑。

問山右道學。自稷契臯陶之後。於隋莫盛於文中子。於我朝莫盛於文清公。夫文中子所著元經續詩續書。人病其僭擬聖經矣。然叔世德政。既不及古。而其言語行事。文中子安能使如清廟典謨邪。則聊具數代之跡。以著勸懲者。非其法乎。文清公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人或病其蹈襲陳言矣。然後世俗尚。既不如昔。而其記誦詞章。文清公安能同其風雲月。



露邪則聊著躬行之實。以曉昏愚者。非其志乎。且文中子太平之策。志欲復古。故後之大儒讀中說者。不曰隱君子。則曰儘有格言。為僭經之言者。何邪。彼作文而學孟子韓子者。乃又不議何邪。文清公車牖之事。志欲變今。故時之名人論其世者。或以為真鐵漢。或以為本朝理學一人。倡蹈襲之論者。何邪。彼著書而非係辭孟子者。乃又不議何邪。諸士子試言之。以觀素所學於先正。

問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取中原。而所用謀臣。非前元時之縣丞。則或國史等官。成祖文皇帝以靖難平天下。而所用名士。非建文時之申理。則編脩等職。夫周之頑民。殷之忠

臣。故魏徵之直。而名賢欲正其篡。曹文叔之妻。碩儒常比之叔姬。歸鄒也。苟不論其前之失節。而惟取其後之建功。則死于清水塘者。又何以褒。而自縊孔廡。及七日飲水。終于吏部後堂者。又何謂也。然而我 太祖太宗平夷靖難之功。又非異世他主可比。諸士子則何以辯人物也。

問官職日添而不裁。軍功日升而不實。祿米日增而不已。國用日廣而不節。占役日衆而不釐。營繕日多而不休。法令日煩而不中。民日窮。財日屈。庶耻日寡。典禮日異。而不問諸士子窮經諳史。酌古準今。素矣。則何以告有司。

問邊設重臣。以禦外夷。乃者甘州大同。相繼殺撫臣。而山海



之殺主事。浙江之殺武將。薄乎云爾。禍不在夷而在內。果主卒之過乎。夫昔之守雲中。治蜀郡者。皆以一太守之職。而夷蠻遠道。邊境安堵。今以撫鎮藩臬。臣往而或不免於自斃。雖其躬行少乖。然而事至於此。彼豈知有朝廷哉。則固朱滔田悅李希烈之漸也。有志國是者。能不痛心乎。願究本言之。以杜後虞。

試解梁書院諸士

問漢之文帝武帝。固一代英主也。然後世亦有優劣之議。豈所任將相。有賢不肖乎。彼當其時。有為至言。有言兵事。有人詣闕上書者。其言非不美且切也。乃皆不盡用。何也。若盡用之。不知與其時將相之治。可得班乎。抑又有通達國體。學貫天人。稱為社稷臣者。使其言果用。不知文武二帝之世。又何如也。請詳其故而論其世焉。

策試河東書院諸生

問漢高祖及光武。當時優劣。已有定論矣。然其中與創業之跡。亦有相似者乎。謂令功臣上印綬。去甲兵。與罷兵歸家者。似矣。何柔道理天下。與猛士守四方者。又弗似乎。謂大饗將士。定封功臣。與剖符封功臣者。似矣。何蒞醢誅戮。與恩遇甚厚。保其福祿者。又弗似乎。南陽豐沛。均一鄉曲故舊也。何并州牧獨言其失。述古成敗。與證歲吉凶。均一剴切極諫也。何



大司徒為仁明之累。若是者，其於優劣定論何如也。

驚峯東所策目

問王政莫如養民。養民莫如力田。今天下有秋田、夏田、官田、民田、屯田、馬田、莊田、圩田、山田，其稅亦相同耶？孟子謂治地莫善於井田，莫不善於貢田。今何以廢其善而用其不善邪？將孟子非邪？且成周遂人治野之徑畛，既有溝洫而匠人治都鄙之成與同，亦又用溝洫何邪？然其為田，又萊田、易田、墾田、宅土田、圭田、餘田、賈田、牛田、牧田，以及公邑、家邑之田，小都、大都之田，此又何紛紛也？其後如丘田、賦田，令民自實其田者，固非矣。彼其限田、代田、占田、王田、三品田、死田，以及口

分世業田，請佃末業，請射荒田，地符均稅者，亦皆無可取邪？夫禮樂之興，兵刑之廢，皆係於田。此固不可不講。

問學以孔顏為的，乃孔子稱顏子之好學，在不遷怒，不貳過，及其自言，思而不學則殆。又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學也。將其學與稱顏氏者不同乎？諸子今日相聚，其學亦是趨乎杏乎？漢唐之間，有怒其臣非讖而使之叩頭流血，有自起撞即至於床下，有好大喜功，至三四十年而後悔，有忘其直諫，至入宮猶言殺此田舍翁，斯皆一時之英君，誼辟雖未不遷不貳，亦能一乎天下何也？甚至真學孔顏者，其太極圖等辨，或寓書至詬，或面頸發赤，而欲改獵心者，乃十餘年猶未能顧。



後儒猶比之大成。擬諸顏氏何也。夫不遷怒所以制情。不貳過所以復性。能乎此則大本達道皆具。乃子思之言非耶。果若是則諸子弊弊于經史者又何為也。請詳言之。以觀好學之功。

### 試問太學諸士于策

問孔氏之徒三千不為不多。後言學之而速肖者止七十人於其中。若顏氏之子獨稱傳道。他人不與焉。則其論學孔氏之道者不亦甚少乎。故當時雖知言如子貢亦曰得其門者或寡。而後儒論顏子者亦曰未達一間。處猶是處。曾閔思孟而下不論也。將孔氏之道人終不可學乎。宋近代乃又有以

二程子比顏孟者。不又幾於過耶。二程若不能比則為之徒者將又無一人之可取耶。然則孔氏之道果何其難至此。而絕天下後世無人。又非知道者之事。諸士子試言之。以觀希聖之志。

### 兵部尚書胡公行狀

公諱汝礪。字良弼。別號竹巖。陝西寧夏人也。生既周歲。奇異駭眾。見文字紙。輒誦。子曰。字聲韻琅。不類孩提。七歲誦孝經。喻大義。常與群兒嬉戲。別土粗細為糧。豎瓦礫為倉貯之。又作行陳相聞。約勝者商工以資。長老過見。咸訝其不凡也。十三四歲。能詩賦文字。與行輩談說。多涉時務。若老成人言。十



八歲提學戴忠簡公試其文曰此子當大成蓋國士也鄉士夫亦遜曰胡生學力果器量深知見明不易及也二十二歲中陝西鄉試明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理清源芻粟力祛宿病狡吏莫之敢奸也後汜進郎中聞其父封君訃去矣居封君之喪顯用朱子家禮西夏之人至今倣之服闋授戶部郎中督餉山西不至期歲邊儲告裕北虜遁邇大同無可與守者冢宰馬公特擢公焉於是總戎重臣不束其下毒及兵民公曰此內韃靼也身痛抑之厚忤重臣遂疏疾求去冢宰用廷議覆奏公可大用真無疾即疾亦可用不可去先皇帝俞之乃卒不去當是時也守令無敢抗權官亦無以

疾辭者辭疾矣亦無獲留者公之才望自是滋震也越二年撫按憲臣交薦公可巡撫大同朝廷以京兆重地進公順天府丞期年而進府尹順天須首善之地然勢族豪右十七其民動遭齟齬公低昂其間畿甸之內亦有陰受其惠者矣遂進戶部右侍郎勅董宣府邊務尋改兵部左侍郎仍蒞邊政期年之間拓屯田數萬畝歲省內地輸可數百萬國威用壯朝廷從輿論乃進公大司馬命下而公年未半百而爵位已極且鴻材大畧著于兵食童子時嬉戲不偶然也幼時陳大夫病目暴熾公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君此吾何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



月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為也。爾子之孝。爾目為當愈矣。憂覺。腫翳漸殺。不旬日而愈。至為主事。聞祖母酒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已。昆弟七人。公在長。與仲弟汝楫同學。教愛篤至。汝楫舉進士。任丘公以府丞提調。順天鄉試。勿邊中猶為作為政要畧一帙。予之。其言今視之。皆可為也。鄉同年任良者。居太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干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公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子孤弱。遣弟汝明歸其喪。父友趙儒。死于太學。遣弟汝楫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比昵之合。惡乎。

有終。人雖謂公不善與人交。吾不信也。當其守大同也。歲久旱。鎮巡大臣。粵禱弗應。公痛自省責。洗足祈求。忽大雷雨。四郊沾足。民爭頌曰。此父母雨也。

先皇帝既陟方。公曰。吾小官。大政雖不與聞。然嘗奔走中外。躬逢。仁孝天子。天下方享太平。而遽倦勤于茲。盛治之後。事未可知。憂形于色。入臨必慟絕。蔬食別寢。越二十七日而後止。同寮或朝之曰。古有忠臣。今有孝臣矣。公弟與無錫邵寶遊。以文章詩賦相磨切。今所遺有竹巖集數卷。詩文皆雄健飄邁。自成一家言也。公先世應天溧陽人。家族蕃富。溧陽稱巨姓者。必曰胡氏。其諱通甫者。即公之高祖也。通甫生士。



真洪武初。以醫累。謫戍寧夏左屯衛。遂為寧夏人。配劉氏。生二子。長諱雄。配酒氏。生璉。即公之父。封君也。封君年十五。博學強記。十八而遊衛庠。慷慨有氣節。然卒屈于有司。以公故。封戶部主事云。封君志續先世。欲合溧陽之族。而未能也。至公登進士。使求通于溧陽族。溧陽族亦遣人來會宗譜。於是南北之胡始合。而封君之志遂矣。公配王氏。相待如賓。終始如一。自側微至通顯。不一御婢妾也。子男五人。長侂。配徐教諭女。次侍。配杜知縣女。次伸。配姜百戶女。次僑。始就學。女一。納指揮沈瑁長子。賜聘。孫女三。公生于成化乙酉十二月八日。卒于正德庚午三月一日。將擇某年月日葬于寧夏賀南山之陽。而公之弟任丘君。以柩在鄉里之末。且曾接公于京兆時也。乃托柩述其大槩。以備當世立言之大君子采擇焉。若其他政事之詳。建立之大。載大史冊。固不能一一錄也。謹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峰曹公行狀

公諱祥。字應麟。姓曹氏。別號南峰。學者稱南峰先生。其先居婺源小庸村。元末有端午公者。遷郡城南。其子英芝。創業於今雄溪。英芝生彥中。彥中生永卿。永卿生宗仁。宗仁生以能。即公之父也。以公貴。封戶部主事。公甲午鄉試。登甲辰進士。戊申。授南京戶部主事。尋陞本部雲南司員外郎。公嘗曰。戶部



錢糧之司。今之任是部也。過高則憚于事。過貪則刻于法。憚則妨政。刻則病民。迺惕勵更新。凡監收浙江等布政司秋糧。及放過南京錦衣等衛軍糧。不下千萬。收放馬草。則三倍之。勤能皆至。無詭於行。故其考績。不曰持身無過。幹理惟勤。則曰操履廉謹。出納公平。不曰謹操守。勤職業。則曰持身約而不放。綜治密而不苛。云。弘治十年。丁外艱。服闋。陞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黜淫巧。遵禁度。費用無經者。必置之法。侵剋累繫者。悉為之處。一時工稱其平。而民不告擾。十五年。陞寶慶知府。時稱郡小。民貧寡學。故府久乏科目。公至。銳意作興。不時臨學。講解辯詰。嚴課程。以稽勤惰。厚廩餼。以恤貧窶。士氣

克振。科第接有聞人。郡民多務水田。山地荒蕪。縱放畜牧。因生盜竊。乃嚴為禁止。教民於少峻山塲。藝植有利。群木開平。沃處種五穀。而有游惰。編之力差。一二年間。即獲利益。盜亦寢息。其於溪澗高埠之田。迺教民置車作埧。輪汲以灌。雖旱乾。亦有全豐之入。民為之歌。曰。除吾之害。足吾之食。伊誰之為。曹侯之力。當時雖隣境山地。溪澗皆倣其法。至今永賴。其所開墾。并新設縣治。稅糧計千有七百一十二石九斗三升。其逋逃歸來。如龔魁等者。計六百三十戶。男婦七百五十有六名。自是寶慶生齒日繁。比于壯郡。其他屢除苗蠻之劫。擾而鄰境。武岡城步亦借以安。再修橋梁之崩圯。而青龍潭江



成。獲以濟。節賑境內之飢荒。而富室客商。皆勸以義。凡夫祀  
曾如驥之忠。致孟公等淫祠三十六。誅貧民妻通富商之姦。  
尤人所難者也。正德四年。陞四川左叅政。分守川東道。先是  
藍馮倡亂。衆十餘萬。公親矢石。二十餘陣。擒斬強賊七千九  
百有六名。顆。凡在兵間者。殆接二年。官軍錢穀。亦皆調處。總  
督軍務洪公鍾。巡撫林公俊。會舉陞本司右布政使。及紀功  
王給事中萱。汪御史景芳。奏勘。又於右布政使上加俸一級。  
厥後廖麻子等再亂。都御史彭公澤。復委公贊翊。爾乃擒斬  
渠魁。餘黨悉平。

欽賞表裏。正德八年。陞陝西左布政使。時值王府軍衛應

得錢穀。當於漢中諸府額辦。先因甘肅有警。乃借用其四萬  
餘石。年久不歸。以致宗室衛所缺糧數多。嗷嗷不安。後公  
皆陸續補還。於民有益。於宗室衛所皆遂其願。鎮守廖太監  
造氈帳以媚上。費用不貲。屢欲科民。公堅執不從。又助巡按  
劉御史天和。以沮之。後劉為廖所中傷。然竟莫能害。公十年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督理軍務。兼制湖廣北道。并四川  
酉陽等處。先是鎮守銅平等處苗民作亂。公至。出榜開諭。懇  
切。行委叅政等官。竭心力撫勦。陸續擒斬五十名。顆。并招回  
逃民各三百餘名。夷患既除。地方寧靖。蒙勅獎勵。稱其處  
置有方。委任得人云。普安州苗賊阿則阿馬等。糾合群夷。詐



稱官職為寇。凱口地方阿向等亦皆煽亂。公皆會議征勦。戡定其業。垂成時有巡按御史奏公擅調官軍縱容書吏受賄。且謂公慢而自用不恤人言。然公行軍六年有餘風勞痰作。恬不與較。迺具疏懇乞休致。溫旨謂曹祥引疾乞休情辭懇切。准致仕。時公得旨即歸。其後欽差刑部張郎中元電同三司勘審奏復。而聖旨謂巡按劾奏大臣不實。着罰俸半年。隨查公征勦凱口地方苗賊阿向等績則甚著也。乃命禮部差人齎表裏三對白金二十兩賜於其家。後都御史鄒公文盛接任。猶以公所遺兵糧因成大功云。若當公之在位。又可知也。公弱冠時即以志道為事。以憂天下為念。其聞時

事之善惡而憂喜有甚於當事者。後蒞官所至建功未嘗一矜伐。故見素林公稱公優於行軍。而又善藏其用。獨加敬愛焉。平生心跡青天白日。路人皆能知之。歸後日惟課子孫。且曰。吾自知事時常與諸弟刻苦讀書。后弟禎禔皆高舉有名於時。若輩不自勵。如之何其可繼也。其介然自守。雖自子婿以下。有訟質必不言之。當道其子姪有事不當意者。雖賓客在前。亦面斥之。必不為隱。遇人有矯詐者。退則必與子孫言之。以為箴戒。公幼自孝弟。居喪循禮。待人恂恂。若未宦者然。其吏僕奴役有犯之者。惟以意遣。人有以怒相加者。公固皆忘其名。小大莫不得其歡心。人皆謂公有呂蒙正之量。歸後



嘗武城南英會以興後學。建竹山書屋以教子孫。立曹氏祠堂以合宗族。其所爲文皆渾厚平實。自名曰南峯拙稿。藏于家。公之垂歿也。曰。吾平生只守一實字。吾觀今之人。惟呂仲木乎焉。吾死得其言。以為吾行狀足矣。嗚呼。柝生也晚。而公之子深。雖與予同年進士。然歿又蚤。予未獲遊公之門。乃荷公見知如此。狀可辭乎。乃因其孫棟事畧。為之次第作狀云。公生於景泰庚午年八月二十八日巳時。歿於嘉靖十三年甲午秋九月二日巳時。享年八十有五。公初配汪氏。贈安人。繼周氏。封安人。繼羅氏。子六。漢海。澄。深。津。洙。深。戊辰進士。時姦宦劉瑾擅權。嘗率百人。抗疏於朝。罰跪五日。而勞疾作。后

雖授南京兵部主事。竟以前疾復作而亡。娶程氏。漢。娶江氏。海。娶汪氏。澄。娶黃氏。繼汪氏。皆汪安人所出。津。娶江氏。洙。府學生。娶程氏。皆周安人所出。洙。尊公遺命。立為應四公后矣。孫男六。栢。棟。梁。棹。木。楫。棟。府學廩膳生。棨。亦府學生。木。楫。尚幼。曾孫三。津。等。擇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合二安人壙。是宜列其行實。俟立言者采焉。

誄

司馬石岡蔡公誄

嘉靖甲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兵部右侍郎石岡蔡公成之卒於正寢。越二年。予過睢陽。二子崇偉。崇俊。持狀展予。維公予



素交與陰重其人嘗濟諸榆次寇公以為凡有紛棘及諸險  
艱排擊湯夷當二公所國是倚衡人望攸屬乃榆次先殞公  
亦繼亡哲人靡贖士林咸感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維公肇啓  
碭山伊遐爰旣北徙睢水南垓後軍是祖濟南父家公克岐  
嶷聰敏疇過孩孺占對開口人誇旣成進士翰苑推嘉封駁信  
直冠冕內科直忤權府出憲閩浙越有橫盜寔缺我戈尋晉  
山東乃駕遼槎圩田是闢賑饑萬粥溜川龍山亂是用和旣  
遷秦晋法行無譁大同內潰黠卒如麻肆厥兇焰撫憲是禍  
當其暴犯京民亦訛超遷巡撫任此重車公至開誠赤心無  
他言惟信有行如摩異術咸犒得其魁邪桂勇討賊又被  
執孥微公身救勇亦為虜乃戮元惡脅從罔加雲中克定王  
師凱歌功成被論為士林差旋膺薦起中道負疴邊士感德  
殞淚滂沱上深震悼命治丘阿諭祭惻然光照山河嗚呼  
哀哉千載不磨

大宗伯方齋林文修公誄

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南京吏部右侍郎方齋林公卒于  
位公先世光州固始人五季時入閩占籍莆田國清里至宋  
承奉郎諱國鈞者生二子克褒遣師宗人艾軒子後俱登紹  
興進士褒丞允溪縣人稱孝廉七傳至茶鄉為公高祖茶鄉  
生子子生憫憫生誥字廷諭號朴軒是生公以公貴加贈國



子監祭酒母張氏加贈恭人公生在成化丁未二月二十八日。至丙申年纔五十歲矣。聖天子聞而悼之。贈禮部尚書。諡以文修。祭葬咸備。學者榮之。夫公發解八閩。擢英。英。博。雅。之學。經濟之才。蓄之于翰苑。練之于胄監。試之于吏禮。二曹。尋且躋于密勿。握手絲綸。以康阜天下者也。乃遽云亡。士林。悼惜。况在知與。尤所盪心。重以子幹之請。情益惻然。乃作誄。曰。於文修公。玄授孔臧。幼聞書史。八閩知名。發解南建。太。學。首稱。既舉進士。翰苑滋彰。就屋而處。假乘而行。衣履簡惡。意度汪洋。其旨儲畜。二人迎養。再昇親樞。泣血歸鄉。感動行。剛。辰。年。喪。實錄告考。擢右春坊進。經筵講。色溫氣祥。數考。

文武多獲俊英。兩典戒均。條教伊明。諸所干謁。莫能來往。以躬為範。庶士表章。恤及困士。教化滋揚。校刊群史。寢食亦忘。裝進。聖覽。喜悅。褒將。嘗上休疏。慰留辭長。皇幸國學。坐講明良。天顏怡懌。出笥衣裳。既侍南禮。益慎紀綱。晉政吏部。百司攸平。厥嚴考覈。戒否不爽。方丞輔弼。遽爾淪亡。縉紳咸悼。鄉人禱禳。聖主惜材。于爾尤傷。葬祭駢錫。贈諡邁常。士林榮羨。百代流芳。

議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太傅  
韓公諡忠定議



太傅太司徒質庵先生洪洞韓公之薨也。既謚忠定矣。其孫  
戶部主事廷偉請議其故。以彰聖恩。揚祖德。呂柟曰。昔者  
周公不云乎。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於于其  
身以全其君乎。公始官給事。薦起家宰。曹南李公司馬。河州  
王公事涉近倖。觸憲宗皇帝怒。幾不獲免。辭色自如。及在  
武廟。位晉司徒。宦瑾八黨。肆姦橫行。縉紳側足。公倡率群工  
抗章伏闕。罪人未得。瑾益自張。矯詔繫公。與死爲鄰。褫  
職閑住。及瑾既誅。得復舊銜。至有今恩。公以直始。亦以直  
終。斯豈非危身奉上之忠乎。法曰。大憲靜民曰定。安民大憲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公之爲湖藩也。節費儲

穀。禁貪。賑窮。平稅。理冤。視民如子。其巡撫荆豫。參贊南都。乃  
益蠲租。救荒。發金分濟。或令官軍預支俸糧。以砥穀價。士民  
全活。及其在司徒也。孝廟熟知忠亮。益法積弊。漸次刊除。邊  
餉。馴克羽書一急。經餉叢集。義惠滋茂。此其壹志民瘼。致躬  
弗渝於安民大慮。純行不二之道。其何詭諸。斯不亦爲定乎。  
公家居時。柟應召過晉。齋沐謁公。黃髮朱顏。吟未不休。後生  
小子。承籍獎進。言歸二物。天錫易名。孰不允稱。我思巴人。寒  
公亦若茲謚。然尚有買田自汙之疑。有宋濮人張公亦若茲  
謚。然猶有節義或虧之疵。豈若公終始無瑕。明德一致。展與  
謚稱哉。於戲。公茲永終譽矣。



贊

李司徒之三世祖立縣公贊

此沁水李司徒之曾祖考之容也。治書四代。疏通而知遠。歷尹兩邑。循良而惠鮮。享年八十有一。耄耋稱道而不亂。語曰。種木一尺。引枝千派。種德十人。裕昆百代。宜立縣先生源源有今賚也。

立縣先生夫人吳贊

勤者德之集也。儉者德之制也。孝者德之本也。敬者德之聚也。是故主績者伯。鑿焉者王。乳姑者有後。度食者亡。各淑自昔。行用不鳴。若乃勤而不倦。儉而有方。孝而不改。敬而不揚。

範茲閨門。女德攸章。其立先生之夫人乎。

誥贈都憲者賓公贊

天之將啓其孫也。必先厚鍾於厥躬。是故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者賓先生。孝弟無詭。雍睦無齟。信義有徵。績學不顯。九十餘年。無疾考終。亦旣然矣。若乃默而不言。陰行善道。實及元孫。效茲褒贈。其本不亦彰乎。古之人。飼雀放龜。而其後屢世公卿者。則非虛矣。

誥贈淑人王贊

婦人有三道焉。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婦道言乎其敬也。妻道言乎其恭也。母道言乎其慈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淑人是



也是故丘縣八十無怨色。贈公九十無反目。一菴子孫且百指也。無遠教儀形。建于一時。風聲傳于百代。淑人之贈。豈偶然邪。

一菴先生贊

簡簡一菴。克開李閔。廣覽群籍。戴記馳名。考德惟厚。素履匪常。鸞將鳳舞。宴此鹿鳴。鱣兆慈溪。帳開郭岸。春風薰造。南北諸生。誕其鴻訓。不倚辭章。之賢云老。解組歸養。跡絕公府。志存高尚。不樓新屋。沁曲遺經。一德是菴。六柳為庄。既誨孫子。亦化於鄉。宜爾家器。位司徒卿。中丞之贈。庭訓攸光。

誥贈淑人譚贊

噫嘻淑人。古之真慈。言笑不妄。動靜靡欺。在家能得父母之志。期駁為舅姑所宜。教子為公相。夫成師。軻母以賈術為遠。鮑桓以提甕為思。夫淑人也。將四德之克備。而六行之咸熙。乎。宜孺人既封於前。而淑人又贈于後歟。

戒軒先生像贊

溼伯載乃翁

醇乎其心。樸乎其貌。腹滿詩書。家篤忠孝。子既有聞。孫亦克效。蓋積德而見徵。脩身而得道者也。

質菴林先生像贊

孝于親而怡其志。恭厥兄而及其嗣。何勤匪業。何儉匪體。官或誣。愧以金。人或窮。給之米。口無改言。行出素履。既刑于家。尤



化乎理。隱重不泄。高蹈如此。誼在縉紳。澤及孫子。宜九峯司徒。稱爲信人。石潭宗伯。目爲義士也。

希古黃先生像贊

匪信弗敦。匪理弗由。孝友是務。貧困是周。身隱而名益顯。才富而德亦優。旣化鄉曲之暴。尤建巡撫之猷。文爲徐霖所贊。志爲伍分所脩。或曰可企黃憲。或曰可比大邱。大抵真希古而於世無求者也。

稼軒李先生像贊

行在孝友。業在射冠。一宴鹿鳴。三仕芹泮。有俸給貧。無賄求轉。古昔是則。餽遺是辯。隱以時違。出以親斷。于道雖未大行。

委子使之大顯。瞻拜高風。龍陽之縣。蓋有古胡安定之風。呂申公之見也。

懷德叟劉先生像贊

此懷德叟善元先生之像贊也。敦確凝重。幼少如愚。孝友睦嫻。毫期不渝。貸人而不較其報。禮賢而不問其需。門盈長者之車。案有難老之壺。雖縲泄而非罪。輕朱紫而不撓。睇其貌者。送志以削。聽其言。善念如呼。宜孫子之繁碩。至科第之連俱。蓋嗇其前以豐其後。近其身謀而遠其世圖者乎。

邵南阜方伯像贊

朱衣金帶。鸞鳳攸賴。牙冠法履。虎兕斯已。正色直躬。夏雨春



風偉度玄耀。高山古調。西人之懷。東人之望。匪振一方之風。憲將肅當代之紀綱。真周太保之遺胤。豈劉諫議之久晦而明耶。

中丞盛程齋像贊

學以主靜為本。道以好善為先。既宏博而奧衍。亦條暢以安全。褒貶存史氏之舊。筭貞肅凜憲臺之新遷。才可經世而未究。位始登庸而遽旋。不知者以為違俗而乖合。知之者以為將有見乎躍魚而飛鳶也。

東園張君像贊

蚤涉書史。幼敦敬誼。施予及于鄉曲。詩禮訓于子弟。既承顏于先脩。猶垂芳于後嗣。斯其人定惟南畿之華族。實東海公之善繼其志者也。

大宰介谿公像贊

貌臞而清。言溫而肅。行如雲翔。立如鶴矗。下士亡養。好善若粥。斯其人蓋欲以天下為度。而思使閭閻遐荒。皆厭梁肉者乎。

隨如居士陳君用卿像贊

侯介侯直。侯慎侯溫。性耽經籍。志甘田園。言笑無苟。動靜有存。斯其人蓋不以軒冕為榮。而思與龐公林逋並騫者邪。宜爾子圖畫其像。行持至瞻仰。雖越江海千萬之外。常如視形。



而聽無者乎。

陳母曾孺人贊

倚嗟陳曾。致履如蹉。既寡苟笑。亦斥世譁。兀兀深闔。寂寂女課。內明若癡。外柔宜和。布素自取。榮茹孰過。困析不怨。強妬奚加。玄統自織。提甕如何。姑疾覓藥。母盲舐嘉。教子隱學。不競浮誇。宜爾子德文。追琢其良。曾孟其學。以為孺人千載不磨者也。

樸菴先生像贊

侯孝侯恭。侯勤侯儉。隱似龐公。而亡名。學向端毅。而不顯。當其身雖未裕。其後則有驗。將亦古之有見者耶。

樸翁夫人袁氏像贊

孝舅姑而睦妯娌。富而不驕。老而不倦。斯雖世女之常也。然豈如樸菴翁夫人之迪知忱恂者乎。

履齋先生像贊

見義而嗜。愷樂飲酒。吾未獲覩其人。乃其後足知其所素矣。履齋夫人段氏像贊

孝敬不衰。義方率真。宜爾子孫。觀光利賓。斯固履齋先生之夫人也。

涓厓霍公像贊

斯人也。探經史之奧。抱康濟之材。淵乎其無窮也。確乎其有



執也。當其志。猶欲求有容於大學。兼不倚於中庸。而不欲自  
已者乎。

贈君劉翁像贊

惟翁侯醇侯熙侯坦侯夷。樸而不華。淡而不瀉。謙謹成性。言  
語無疵。厥孝既篤。友于不私。辭鄉飲如探湯。事獻畝若餌飴。  
遇暴客盜穀而解其傭。稱從友人赴飲而更其新衣。宜其生  
也。縣侯勒名其旌。亭其死也。宰相撰德于墓碑。

贈孺人王像贊

此吾友劉克艱母孺人王氏之像也。處女弟而克友。居妯娌  
而先和。貞慈不愆。溫惠寔多。值樸有提甕之風。訓誨比三遷

教。宜克艱治郡邑之有聲。厘卿相勒鎗于不磨也。

醒菴王先生像贊

猗嗟先生。素迪慈諒。欲效名業。累屈科場。四十棄儒。玄寂山  
央。力脩祀事。全族睦宗。系譜宣派。圖出益彰。其交于人也。終  
始一誠。剖決里疑。罔不遵行。行謹于獨。信達於鄉。宜有二子。  
脩道孔惶。先生豈不可與漢荀淑陳寔為方邪。

王遜軒像贊

侯懿侯恭侯惇侯良。既孝於親。尤友於兄。睦有親族。刑于克  
真。克謹乎義方。宜爾令嗣。為家邦之光。

遜軒配贊



舅姑咸悅。婦以克和相夫成德。訓子登科。指日褒封。電翟魏  
表。

秦邦泰像贊 有序

此吾年友清濱子秦君邦泰之容也。觀其貌。可以知其心。視  
其淺。可以知其深。遇勢而不誦。見弱寡則思扶持而不使之  
沉溺。蓋德厚于已。而循良之名著于三晉也。和韻撰辭。以形  
容其萬一焉。泰而匪傲。侃而且闇。是誰君子。吾友清濱。見善必  
從。有過則耻。既篤於行。以敬厥止。仕則卓魯。處則卞隨。和而  
不同。守道克施。在監求友。為邑興謠。士于爾教。民也有標。進  
雖同年。義若同窻。愧我菲薄。焉發駁麗。

鮮母郭夫人像贊

此鮮母郭夫人之像也。溫惠而淑靜。恭儉而嚴正。貞相其矣  
於不沒。慈訓其子於克靖。年餘耄耄。道益堅定。其亦古之淑  
慎其身以成性者乎。宜鮮梁鄉約人。象其貌以尊敬也。

王母尹孺人像贊

既讀詩書。即歸閨行。順事醒菴。良友與並。言無苟然。諸動允慎。  
上孝尊嫜。下無不敬。紡績訓兒。道不取徑。斯固漢鮑宣之桓  
氏。晉冀缺之內政也。

恩榮壽官三原趙翁像贊

翁生于永樂壬寅。卒于正德甲戌。蓋九十有四春秋也。其行



已公而恕。接物愛而周。孝弟稱于宗族。忠信重于林丘。既耆而平。訟爭者蓋千百指。既耄而主。媒灼者凡八九十。籌北隴里社。戴如父母。陂南衢巷。貴如公侯。宜其子既克孝。而孫又好脩。蓋古榮期公者之儔乎。

解

毅齋解

毅齋者。劉克柔乾之齋名也。齋言乎其毅者。止於毅也。人之止莫如齋。人之求止莫如毅。毅也者。義也。循義而義必至也。毅者克也。舉義必勝也。毅者振也。於義有迷。必自振而起也。故有目毅曰視明。有耳毅曰聽聰。有口毅曰言入。有容毅曰

色信。有手毅曰持正。有足毅曰履端。故獨處不愧。謂之燕居之毅。男女別。兄弟友。父子慈。孝謂之家庭之毅。五服和睦。謂之宗族之毅。賓祭昏冠。有贊有佐。有文有質。謂之鄉黨之毅。舉善告遠。謂之朋友之毅。寬而簡。莊而不戾。謂之臨民之毅。事君有回諍。無背言。處臣有公舉。無私黨。謂之朝廷之毅。士卒挾纊。戰勝謀成。謂之軍旅之毅。祭必獲福。謂之交鬼神之毅。故久而不倦。其學者恒毅也。危而不改。其度者變毅也。雜而不亂。其理者正毅也。故是非不能罔者。毅之智。私欲不能累者。毅之仁。志有餘而氣不慊者。毅之勇。故臯陶之毅。用之於馴善。周武之毅。用之於去惡。曾參之毅。用之於任重。而道



遠故毅也者。一而已。一者。自強不息而已。自強自不息。則可以克柔而求乎乾矣。正德癸酉十一月。

### 荷峯解

荷峯者何。御史中丞高安陳公之別號也。則何以謂之荷峯。高安之山。有是峯焉耳。夫荷于池于豬于隰于沼。蓋澤中物也。峯何以謂之荷。曰。澤之有荷。其常也。峯之有荷。其異也。高安之諺曰。王子喬。遇丁令威。講道是峯。峯有荷池。一夕花開。故荷峯云。此異事也。公何以取之。曰。於異之中。又有異焉。則非異矣。故在王子則謂之異。在陳公則謂之非異。則何以謂之非異。曰。在地之物。其高者莫如山。其卑者莫如澤。澤在山峯之上。而且荷焉。其是所謂咸乎。其濂溪子之所愛而又未及遇者乎。故君子於是乎以虛受人也。故君子於是乎以通天下之志也。是故觀其功而立之。真矣。挹其澂而居之。寬矣。究其密而本無不務矣。覩其藟藟。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睇其秀而民各得其所矣。食其藹。其味深長矣。拈其莢。可以飲厭止矣。析取其意而口咀之。則中心所發。無不實矣。夫公自尹上虞。以至今官。廉而不苛。慈而有斷。剛方發於政事。孝友著於鄉閭。於害惟去。其太甚。於善不遺其寸長。其道固峯上之荷也。則雖持是。以至宰衡台相。而不渝焉。可也。於戲。王喬之事。其殆爲公以發兆于前者乎。



弘齋解

弘齋者。吾友崑山陸子伯載之別號也。齋何以云弘。陸子曰。齋自付有此病耳。曾子嘗以弘毅對言。子何以不言毅。豈其毅也。子區能之邪。曰。雖然。亦未能。是必先能弘而後可耳。弘將如之何。曰。西銘多言弘之道。當必如是耳。曰。佛亦善論弘。但不毅。窮高極遠而不知止也。是故弘猶目見。毅猶足行。弘猶理一。毅猶萬殊。非弘則無以爲毅。非毅則弘亦何為。斯道也。無大無小。無遠無近。惟人隨其所至而自盡耳。昔者文王純亦不已。以合於穆之天。何其弘也。然其詩曰。小心翼翼。夫小心翼翼。節毅也。非小心翼翼。則固無以純亦不已矣。今豈可

以小心爲非弘也。

箴

宗人府經歷箴

爲李二守文敏作

贊府維喬正。經察天潢是。乃王牒是條。盈肥不奈。丕演妙。姚堯睦九族。周誥康叔。宣仁作忠。持此鉅軸。藩材爾聞。不材以鞠。東平攸升。淮南攸剋。贊夫孔將。少食庶鳴。淇竹倚倚。汴水洋洋。卓政留解。三十一章。既二余府。滋戩厥明。肅肅北祖。天子之取。慎爾周旋。夙夜在矩。德輔孔揚。天子爾臚。僕夫司戚。敢告贊府。

銘



寶穡堂銘 有序

北山子作寶穡堂以貽孫子。許西子以語涇野子。于是為之銘曰。

維此稼穡。天地之仁。可以生爾身。可以睦爾親。上富其君。下足其民。珠玉雖可貴。飢不可入唇。周公聖人。其風在邇。凡此孫子。穡是用珍。耕深則稼茂。播時則常稔。節用禮食。陳陳相因。古之治天下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而况于一家之中。骨肉欲篤。僮僕欲均者乎。僕夫司穡。敢告書紳。

上黨仇氏鍾銘

雄山仇氏。同居四世矣。初家範成。讀訓會食。皆考鍾焉。有鍾八百鐵。正德辛未。為流賊所燬。人方病其小也。乃又鑄二千鐵。嘉靖乙酉。為暴撼所傷。人或疑其櫛也。茲將鑄八九千鐵。蓋欲益合其族。益昌其家乎。聞諸鳧氏。厚無或石也。薄無或油也。侈無或祚也。奔無或斃也。長無或震也。短無或疾也。則其聲清濁得宜。宮羽咸明矣。抑亦似仇君之家。廣而不私。久而不替者乎。於戲仇氏。慎之哉。其母小以櫛乎。



